



八十五ノ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17



文庫 11
D 263
17

後漢書卷之八十五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
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
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
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
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
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

後漢書卷八十五

七卷頁三十九

柳田泉之印

010190558296

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

帝弟蠡吾侯惲為勃海王奉鴻祀惲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延

熹八年惲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癭

陶王食一縣惲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

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惲知非甫功不肯還

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惲恨不

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

俠通剽輕數與惲交通剽疾也王甫伺察以為有姦密

告司隸校尉段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

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虛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

惲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惲考實又遣大鴻臚

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追責惲惲自殺妃妾十一

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

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惲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

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

葬于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

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邸功封壯武侯

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

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

比陽主東海王彊女

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

使御者偵伺得失

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

後於掖庭門邀

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今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

左傳衛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

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

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
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
命也

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

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

傳致其事傳讀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

續漢志曰暴室署各
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于樊濯

聚在洛陽
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

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

釋得以免罪楊矢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

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

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

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

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

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

外戚傳前書外
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

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索故事謂

帝誅薄昭武帝
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

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牣其第又賜中

傳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傳官名也慶多被病

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

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

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

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關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

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

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

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

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

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分理

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

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郎十

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

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

父今生我母今鞠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選懦之恩

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儒音仁交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傳

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
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
賞傳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
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
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
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鬼靈有
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
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
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

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

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

東海恭王

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太后

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

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

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

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

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

寵即千乘王仇之子

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

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
 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
 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及帝
 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
 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
 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
 秩六百石無員掌
 奉王使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
 公與
 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
 孫卿子也○劉放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
 字曰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
 書曰垂拱仰成既以薄祐

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也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

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煢煢
 孤特

也屏營
 彷徨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

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

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

遠慮不虞襁以繒帛為之即今之
 小兒繡也繡音必衡反留慶長子祐與嫡

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

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

娥姊字大娥捷為人也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

育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

追尊皇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

太宗謂繼嗣也

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

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

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

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

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

兵車周衛比章陵

皇考南頓君陵

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

姬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

得為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氏

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

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楊為當陽穆侯

當陽今楊荊州也

四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

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

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

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

位置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

○劉敞曰案文

少延平
雨字

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入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其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暲將至王官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日當立王為天子暲為公暲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暲

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

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

為其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其陵王平安

王德河間
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

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

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

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

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

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
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
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
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
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贖錢為千萬
布萬匹嗣王薨贖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
親特贖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
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
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

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信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

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
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
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
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聞已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
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
盤庚之辭也言以道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
德明之使競為善也
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今增次封五千
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
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

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

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

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為安

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

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

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

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

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

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

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

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

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

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寬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

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

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

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

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

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

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王謀圖不

軌闕觀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

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

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

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

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

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

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建

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留博陵奉翼

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

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

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

以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為大將

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

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

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

慎陵廟曰奠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

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

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

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今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四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夜了此卷

王

元平桂

平風外王也八十五

後漢書卷之八十六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

子少傳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

○劉敞曰案文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

八年出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

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

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

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

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克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

終及禍難

趙人江克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克捕案

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

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克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

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

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

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

子寬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克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傳九德之義

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慮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宜簡賢輔

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

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

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

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

左氏

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

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

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

寇

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

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

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
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
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

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
歸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尋大

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
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

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

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

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

人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

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伏願陛下少留聖思

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

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

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

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
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前書京兆

督郵侯文之辭

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

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

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

長蛇薦食上國也

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

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

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

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

竦進也時

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

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

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

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

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

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

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

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

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

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旣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

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

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子弟欲爲吏者

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遇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

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

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

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

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

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

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但以

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

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

三公承祚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

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也織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

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臣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宜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

王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

以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

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

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郎中袁盎魏尚獲戾馮唐

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為時君善之

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

搗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

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

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

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

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

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其

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

乎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禽獸

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

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

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

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疆也為長者

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

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按摩也柳下惠姓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惠姓

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謚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

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

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淳于長受稱于方進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為然則立德者

九卿翟方進為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

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

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

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

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

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

相齊王喜之相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

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

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

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

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

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繫穢者莫不糾發會赦

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十萬以上不

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

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

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

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

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喜音喜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

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已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

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高祖鑒秦唯

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

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
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
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没官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父之

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温厚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為

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

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也

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

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

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夫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行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

拔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

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

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

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

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

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

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為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

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為取辱遂俱讓而

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

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

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

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

也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府

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

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

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

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

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因往見優子孟言孫叔敖

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夫以約失之鮮

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儉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孟子之辭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

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

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

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

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

聊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其粲為覆之其者不信以帊蓋之更以它局為之不誤一

道年四十一卒魏志有傳

种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嵩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辯詰職事

嵩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劾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嵩乃手

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
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
命奏之○劉敞曰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
愧暲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
州刺史暲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
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敢
邛僰人諸國敢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暲至
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
梁冀暲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

冀由是銜怒於暲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

天王

直或作宜

暲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

冀因此陷之傳逮暲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
討捕所傷本非暲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
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暲承以首舉
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
匿冀復盡心言各飾偽辭隱匿真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暲承罪
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暲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
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

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嵩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為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執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

車烏孫等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書舉烽燧燔燧解見

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

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

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

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

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

臧儔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禮

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

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

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

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

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

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

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

官、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

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

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

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

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

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

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

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

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

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

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讐與汜

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軍敗劭等皆死騰

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

父疊廣漢太守疊音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

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

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撾擊也督郵

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

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

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

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

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

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
 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
 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
 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茲大木為弓羽
 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
 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
 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
 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
 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

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

歸家復拜廷尉○劉攽曰案球初未嘗為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熹平元年

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為中常

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

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

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

酬大雅抑詩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

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

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

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
 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
 議當時定惟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
 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
 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
 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
 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
 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

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汗染

民類為河南尹坐盜

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

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

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
 既寬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
 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
 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
 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
 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
 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克自殺武帝崩霍光綠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

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
 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
 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
 弃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
 育天下周易曰坤爲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
 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
 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
 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
 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

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

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

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桓帝母孝

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

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

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

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

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

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

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郤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鄭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

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

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弟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下大牀，則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

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為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以直

為青青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

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十二子吳濞太中無策宗武劉太中策于楚前

後漢書卷之八十七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

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

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

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

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

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

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

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

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院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傭

力保任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而使之

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

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

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

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

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晉今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政事

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祀者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中與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神仙傳曰巴為尚書

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巽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冥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會

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營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止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

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

謫永昌太守以功自劾

○劉攽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

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下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曰惟天

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

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

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

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

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瘠瘠征夫不遠

嘽音昌善反瘠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

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

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

薊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

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

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

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天降眾異以

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

春囿鹿子曰麋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

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劉攽曰秦文令當作今上下交競

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菟貧餒者作

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

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

野杜元凱注左傳曰窀厚也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

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

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

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嫪

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

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

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

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為相殷

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周宣用申甫以濟夷

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

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

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

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

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

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武旅周武王之旅鳧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

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為當今之

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

案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

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

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

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

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

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

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

使百姓渴

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

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

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

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

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

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

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

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

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

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

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鑿刻也音聽民庶之謠

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

下理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兒童

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

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

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

三夫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

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

失也○劉放曰注莫不爾極案文不當作非 瞰三光

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

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

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

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

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

起屋舍築牆壁百堵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

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

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

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

而太子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

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

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

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

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蕪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

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

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

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

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絰掛也音胡賈反詩人所以眷然顧

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

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
 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
 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宜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
 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

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
 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
 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
 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

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
 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
 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
 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
 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
 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
 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
 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

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
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
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
臣所憚徒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各

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也

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

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
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
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
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

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
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
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

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

立

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也

關東破膽四方

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
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
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
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水解

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
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
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
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
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
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
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
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
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

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

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

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

同疇而以三仁為葦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遂

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

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

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

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

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百姓風謠為

後漢書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馡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馡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井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

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

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

巨萬時封后兄康爲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爲濟陽侯是時地數

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

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

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

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

春秋漢合享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

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

尉太傅典兵之官

黃精謂魏氏將與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

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

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

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將得無解體

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

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劉焯曰注

言當在諦字上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

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

是帝

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

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

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

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

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于上逆旨其意歸于忠

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

之誅

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

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

後得已事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

竅乃剖比于而觀其心事見史記

故敢觸龍鱗冒

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大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

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

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

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蠶

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

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後冀州

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

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

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下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

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術沽成名哉絞直也

沽責之也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

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儀禮文云宅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

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

諫則以為謗已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已故說者識其

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

太守謝承書云父祥為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

算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

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

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

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

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

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

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誠願陛下且以

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

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七

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今中官邪

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

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

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娣姪有序河

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

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

六

漢書卷之七十一 劉瑜傳

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陰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盡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

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有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

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

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

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

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

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入今

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

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以嚴刑威以法正劉敞曰案文當作正法

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

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

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

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

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

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

近習謂親近狎者

賓客市買熏灼道

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

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

設置七臣以廣諫道

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

承左輔右弼

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

致興之道

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遠在東序滕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

遠

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臣恹恹推情言不足採

恹恹誠懇之貌

懼以

觸忤征營惛憊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

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他事

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

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

侍中又以侍中尹勲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

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

尉睦孫頌為司徒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

忠臣義士之事未敢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

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

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勲部分眾職甚有

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
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勲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為
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
勲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傳
瑜學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

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

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
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

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得妖異生乎失政上

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

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

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

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病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

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

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

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允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伏惟

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

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

益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

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在

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

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

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

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

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

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

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

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

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

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

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今人百其身宜

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

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

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倚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

必有折足覆餗之

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

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

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

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

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

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他罪收考掠按死獄

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

節求報其怨冤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

不還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

子奇有識

識叶韻音式侍反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

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怨每冬月上其狀恒

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

卒至丞相

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

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也

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

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倚然專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必有折足覆餗之

雲外郡邑如才喪日同文熱專

于奇百端左書又左藉火難解亦耐志無升宜計

不量如飲文帝也緊不貳刻辨樂林屬籍以興黃家式謝

贊曰經不閱報豎眼書之如如王也言澄司調牌尚書曰辨鄭于用報下安國去云夏

論宋時其然真代外錄博之

後漢書卷之八十八

虞傳臧蓋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

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

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

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

卒至丞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法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

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可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

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承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

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修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

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

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

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也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

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

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

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

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捲後無餘災也雖

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

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

瘡也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

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

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

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

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

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

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

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

傷詡後朝歌賊窳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

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

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字

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

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請之知其無

能為也請當作等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大牙故云

也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見安紀而青冀

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

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

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闕而已闕與礙同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

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

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

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

曰以絳縷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

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後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

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

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

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

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

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

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

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臆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
 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
 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
 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
 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
 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

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
 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
 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
 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餽五
 致一廣雅曰餽饋也音子救反餽五致一謂用五石饋而致一石也詡乃自將吏士
 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
 縣也沮音續漢書曰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下辯東三
 七續漢書曰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
 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
 皆坼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餽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

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

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

倍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

歸郡戶數萬人足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

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

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

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

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今州曰任郡郡曰

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

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劉攽曰案上

此當為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

三府也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

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

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是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

彌子瑕而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

敦漢官儀曰敦字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

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

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

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

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

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

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

以示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

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

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

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

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感罪明正反構忠良

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

也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

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

得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

從阿母求請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

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

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

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

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

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
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
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
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旬旬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
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
卒錢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
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
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五伯
文官辟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
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
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敞曰注街走卒
又赤幘絳繡案後漢注街下
有一里字又云絳繡字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

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
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
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
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積六七歲不省
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
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
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
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
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
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

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
上言臺郎顯職任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
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
好刺舉無所回容也數以此忤權威遂九見譴考
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
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
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
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
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容

三復白圭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

王肅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身長八

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

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劉

敬曰案嵩傳此少一將字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戡

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

八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

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交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

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

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闡豎弄權忠臣

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南益深耳

甫始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

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

其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

史記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

郵之戮矣曰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使賜劍自裁見史記秦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鄠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

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則

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

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

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

及破張角熒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書曰熒軍斬賊三帥卜巴張伯

梁中寧等功高為封首

靈帝猶識熒言

識記也音志

得不加罪竟亦

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

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

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熒厲言曰

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熒廷辱大臣帝以

問熒熒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

眾橫行匈奴中憤急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

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冒頓匈奴單于名也書曰季布為中郎將軍

于為書嫚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

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

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

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

隴右

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

世宗拓境列置

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

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

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

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

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

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姑羌裂匈奴之右臂姑音而遮

反○劉敞曰注以高姑羌案高當作高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

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袵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袵衣袷也士勁甲堅因以為

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眾議所歸頃之趙忠

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

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一作封出為漢陽太

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敞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

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邨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

治中也 中平四年鄯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

燮知鄯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

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

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

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

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必

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

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

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

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

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放曰時北胡

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燮同北地人也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

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

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

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燮

地人故云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

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

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汝知吾必死

邪蓋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且

且

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

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

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食祿又

欲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

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馮衍

傳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

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

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

吾屬師乎

師即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

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

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

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

泉堡是也家世二千石

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字思齊

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

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

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

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

鷹鳶欲其驚繼繫也廣雅曰驚執也蒼頡解詁曰鳶鵠也食音嗣驚而亨之將

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

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

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

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

斷謂割絕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

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

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

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

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

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且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

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

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

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

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臬代之續漢書臬字作臬也臬患

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

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

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為湣公慶父襲殺湣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

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

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果

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

於畜宮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宮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宮畜

音許救反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

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

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云此魚麗陳法也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

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

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反素為勳所厚乃以

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

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

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

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

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眾存活

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

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

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

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

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燿德不觀兵國語

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今寇在遠

而設近陳不足昭果左傳曰戎昭果殺武耳以聽之之謂武殺

敬為果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

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

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

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

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

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

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

恃執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

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

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

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

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餘萬。

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部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鷄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為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

帝以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

權以立功，猶可寒心。小人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卓

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

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

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

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

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汚我刀勳曰

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

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

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

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勳雖強

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

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賙

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

父昱

有幹事才

謝承書曰昱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

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昱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

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

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

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

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

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

餘其後併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

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

拜昱揚州刺史昱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

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昱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

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昱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

五以父功拜童子郎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

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連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
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知名太學洪體貌

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廉補即丘長即丘縣屬瑯琊

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

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

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兄邈為陳留今王室將危

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

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

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

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

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

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

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

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

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

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

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

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

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

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

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

克祚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

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

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

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

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

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

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颯起而青部殷實軍

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

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羣神巫女巫也史祝

入也禱謂營贊用幣以穰風雨霜雪水旱厲又恐賊

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

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

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

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

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

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

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

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

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

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

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洪荅曰隔閭相思發

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

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比頻也述叙禍福公私切

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

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福心粗識鄙性

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

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鄰與程子相遇於途傾

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

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遇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

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擲捉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

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

等倫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事

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違戾請師

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

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已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

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年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

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

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

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

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所布牀被謂已死明且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瓚奉使踰時辭不獲命

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

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仇國杜

預注云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

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

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

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

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

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篆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

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

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

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

瓚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

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

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畧諸縣眾至數千又與袁

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

盜眾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眾次瘦陶牛角為飛矢

所中且死告其眾曰必以燕為帥角死眾奉燕故攻

姓張燕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眾至百萬號

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北鄙將告倒

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

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

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

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眾居

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

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

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

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

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

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

米三斗，請稍為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獨

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

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

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

「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

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

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音羌，志反。多殺忠良，以

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

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

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

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

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

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

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

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

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

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

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

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

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

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

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

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圖指外敵之衡以

紆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

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

天道也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滅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卷之八十九

張衡傳第四十九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

碑在焉崖

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

游於三輔因人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

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

陰陽歷算常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

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

度故宓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

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

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

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

八十二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

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劉敞曰注以三十五

著撰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撰作五字誤也

謂崔瑗

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

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

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復二百歲殆將

終乎自中興至獻帝一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

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已上並衡與安

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

漢官儀太史令屬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

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

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

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

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順帝初

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

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

云間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

者以為失志矣用為間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故名之應間云有間

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

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朝有所聞則夕行

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昭之懃懃式昭德

音式用也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

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

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咎單巫咸寔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

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又王家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

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

之介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

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

以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質以文美實

由華興器賴彫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

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

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

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雖老氏曲全進道

若退然行亦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

也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

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

見謗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作靈憲渾天儀等也深厲淺揭隨時

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丘厲反詩邶風曰

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

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泝曼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

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放曰注支離蓋案莊子蓋常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蓋

參三音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

盍亦調其機而銛諸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盍何不也銛利也諸之也間者言衡

作三論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劉放曰正文昔有

當作昔者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不索何獲吾欲求

之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剋剋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鳴于

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

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倅佷

不柔以意誰靳也吝恥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

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

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

謂之夥音和果反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

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

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速召也懷來也旃之也求之

無益故智者偃而不思備也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

所為未得而豫喪也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虧志孰云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

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於心有猜則簋殮饌餽猶

不屑餐旌替以之猜嫌也簋食器也殮音孫詩云有蒙簋殮饌仕卷反餽補故反並謂

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替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餽之爰精目三餽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

曰諱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劉放曰注子何為者也案

文是對答之辭也字當作曰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

軻以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

今日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行

者必以贖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于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二十兩為鎰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于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劉放曰注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甬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解

裼謂甬戚也委甬築謂傳說也裋音常主反輸力致裼

庸受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

用瞳朦瞳朦言未晤也○劉放曰案蔡邕亦有此二字作瞳朦從目是也此誤黃帝為

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

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

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少昊清陽之

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

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

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

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左傳邾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書長

則宵短日南則景北

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

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天且

不堪兼況以人該之

該備也

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

鱗樂時也涉冬則澠泥而潛蟠避害也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

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澠亂也澠音骨公

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

不理

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

仲尼不遇故論六經

以俟來辟

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

恥一物之不知有

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

衡集考字作丁丁當也

夫戰國

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

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

旒旂旒言為下所執持西東也

燭武縣緹而秦伯退師

燭之武鄭大夫也緹縣繩

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繼而出說秦秦伯為之退師

魯連係箭而

聊城弛柝

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弛廢也

柝行夜木也

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

張儀

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咸以得人

為梟失士為尤

梟猶勝也猶六博得梟則勝

故樊噲披帷入見高

祖

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獨

不見趙高之事

高祖踞洗以對酈生

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

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當此之

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

會乃鼃鳴而鼈應也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鼃鳴岐野鼈應於泉也故能

同心勦力勤恤人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

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

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謀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

粲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魃

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

音步末反聲或竹聲容或作客衛集容作害並未詳也溽暑至而鶉火樓寒冰

涸而鼃鼈蟄棲息也禮記月命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季夏之時鶉火退於酉涸疑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

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文契也

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

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

冀其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

者風摠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

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

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

也倦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

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

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笑也冒愧逞願必

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

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勾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

人保棲於會稽此為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

苟容我不忍以歛肩捷疾也歛歛也音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歛

亦脅也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

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

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

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

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美也吝取也不見是而不憚居下位

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憚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

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

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

作矢談矢亦直也義亦通也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技巧也音伎本或作技誤也

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為輪扁

者名扁也扁音皮殄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泚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

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也泚音匹萌反

感去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鼃蝦蟆也音胡媯反周易旅卦上九

後號咷而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先笑而後號咷

樂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

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為大夫掖

謂掖之而投于城外也衡集豹字作隸也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

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

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貫高以端辭

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

蘇武使匈奴中杖節臥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

鉤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為綸

芒針為鉤荆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弈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弈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秋名

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僕進不能參名於

曰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也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

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

下列下列且不可庶况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

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

多作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左

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

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

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

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且韞櫝以

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

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我

待價者也夫子謂顏回曰用之則曾不慊夫晉楚敢

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告誠於知己孟子答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覃反**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

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

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

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蝦蟆也蟾音時

占反蜍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

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

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

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

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

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

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

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

言曰未升天
龍謂之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

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弄反倥音子弄反埤蒼曰
倥偬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

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左傳曰晉
侯在外十

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
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

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

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

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

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
者傳故恭儉畏

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
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

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

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

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
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戒勅也韓

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

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

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

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

常暘順之常暘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

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者

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

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

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

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

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

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

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

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

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

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

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

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

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

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

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

巫覡之言

前書曰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

其所因

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

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

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

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為秘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也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誅死也

而春秋讖云共工理

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

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又言別有益

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

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

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

侍中賈逵摘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

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

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

傳無所容篡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

皮傳無所容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

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藉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篡者義亦通也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

而偽稱洞視玉版遜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

自照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者也或者至於弃家業入

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

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識家不論也此皆

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

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稱識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

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

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

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

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

之衡乃詭對而出闔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

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

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

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

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

也潛服膺以永覲兮縣日月而不衰

說文曰膺匈也禮記曰服膺拳

拳而不息覲音才性反前書音義曰覲與靜同

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

貞節修謂自修為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修兮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

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恭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跌蹉也音徒結反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

志團圓以應懸兮誠心

固其如結團圓垂貌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

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

縞幽蘭

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蘼

案縞音租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

珪反誤也江蘼香草也本草經曰蘼蕪一名江蘼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蘼與薛芷兮紉秋蘭以為佩

皆取芬芳以象德也美襲積以酷裂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襲積裹皺允塵邈而難虧褻積衣

歌以喻道德著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服芬芳久而不既姱麗而鮮雙美幽而不屈也非是時之攸珍音姱

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珍也奮余榮而莫見音奮

也皇暇也幸二八之選虞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之遺風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兮惆後辰而無及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

也惆痛也音通辰時也何孤行之煢煢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兮子不羣而

介立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感鸞鷖之特棲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兮悲淑人之稀合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

彼無合其何傷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兮患衆偽之冒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旦獲讎于羣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兮

啓金騰而乃信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旦周公也讎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

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秋大熟未穫天大雷

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騰之書乃得周公

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策方覽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烝民之多僻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兮畏立

辟以危身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烝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

曾煩毒以迷或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兮羌孰可與言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已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

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願竭力以守義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兮

雖貧窮而不改執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雕虎而試象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兮

胝焦原而跟止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雕

有文也。貼臨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大貧窮太行之獲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奉

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

之園方。化變也。泯滅也。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蒿

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蘭芷為不香喻棄賢人也。斥西施而弗御

兮，羈要裊以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絞反。裊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

皇古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踈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劉攽曰：案要裊，古良馬當作裊。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跛不正也。離被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

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

矣。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温恭之黻衣，

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辯貞亮以為

鞶兮，雜技藝以為珩。說文曰：辯交織也。音蒲。殄反。禮記曰：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注云：

鞶，小囊盛帨巾也。珩，佩玉也。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

佩服之美，喻道德之盛也。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

其西藏

淹久也棲遲游息也懼靈日也楚辭曰懼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

恃已知而

華予兮題鳩鳴而不芳

已知猶知已也華榮也予衡自謂也題鳩鳥名喻讒人也

廣雅曰鷦鷯布穀也楚辭曰恐鷦鷯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已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

為霜

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曰適迫也方秀遇霜喻以賢被讒也

時疊疊

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侘

疊疊進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疇誰也侘偶也侘

協韻音

若郎反咨妒媻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亾

咨歎也妒忌也媻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媻目宜笑言嫉妒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眾之得一流亾謂流遁亾去也

恐漸冉而無成兮

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趾而攄情

岐趾

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

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歷衆山以周流兮巽迅風以揚聲

遁卦艮下乾上艮為山故曰歷衆山

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巽迅風也

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

營

遁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為巽與兌為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

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

云路之不平

乾變為兌乾為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言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

也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

勗勉也乾為金玉故曰玉階嶢崢

崢高峻貌。崢音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

堯崢音士耕反。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

也。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臯澤

中溢水出所為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協韻音丑。

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瞥視也。音普列反。冥翳高遠也。

鵬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鵬鶚鷲鳥也。以喻讒佞也。子有

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縻之。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

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倣裝。悔惡也。元辰吉辰也。倣整

也。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

曰朝陽。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

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

走乎八荒。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

望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

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

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東方之神也。登蓬萊

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真。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票音匹。妙反。猶飄飄也。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

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

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
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
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
動并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并說文并摛手也

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

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憑歸雲而遐逝兮

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所出在陽谷中其喻青岑之

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崑也楚辭曰餐六

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

之高岡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

此夜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即下文云枰巫咸以占

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昔夢也臣賢案衡
之此賦將往走乎入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
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
山安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

耳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暘谷日所出也

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集羣

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

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

綱天下者其守為神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

乎南鄰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

故云南鄰也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儻處彼湘瀕二妃舜妻

後漢書卷八十九 張衡傳

女英翩連翩也。儻棄也。瀕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流目覩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

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顓頊之子。

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圯毀也。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愁蔚蔚以慕遠兮，越邛州而愉敖。河圖曰：天

有九部入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兪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

躋日中于昆吾兮，憇炎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憇，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大山，長四十里，廣四十里，晝夜火然，陶猶炎

也。揚芒燦而絳天兮，水泫泫而涌濤。芒，光也。字林曰：燦，飛火也。音

必遙反。泫，音胡。大反。法。温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温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二萬二千里。怒，音奴。覲，反。

爾雅曰：顓，獨也。音怒。思也。顓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顓，獨也。音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氏

帝少皞也。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纒，繫也。音山。綺

反。朱鳥，鳳也。楚辭曰：鳳皇翼其承旗也。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

後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超軒轅於西

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

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

一曰鼈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

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歛神化而蟬

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歛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蟬所解皮也言去故

就新若蟬蛻也朋猶侶也精粹美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

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

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

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入極之雲是雨天下入

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亂弱水之漚潏兮逗華陰

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毛漚潏流貌

也逗止也華陰華山之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

濟予號呼也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

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權檝也淮南子曰龍舟鷁

首浮吹以虞予我也○劉敞曰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會帝軒

之未歸兮悵相伴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

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伴猶徘徊也咽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

戒女咽音許吏反爾雅曰咽息也蓁蓁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倩偉美也詩國風曰關

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淑女君黃靈詹而訪命兮膠

子好仇衡觀河洲而思之也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曰近信而遠疑

天道其焉如詹至也訪謀也摻求也曰近信而遠疑

兮六籍闕而不書曰黃帝答言也神達昧其難覆兮

疇克謨而從諸達道也爾雅曰覆審牛哀病而成虎

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

之不知其兄也鼈令殪而尸亾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

靈殪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揚雄蜀王本紀曰荆人

鼈令死其尸流亾隨江水至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

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

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

王也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

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

鬚癯瘦逼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竇號

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竇謂孝文竇皇后也繁

官人以賜諸王竇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

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

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

立為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王肆

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

萬斤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

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

曰出則銜恤絕尉尉龍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尉

不遇也上憲其言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二哀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冢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弱冠也夫吉凶之相仍兮恒

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

叔孫豹也謚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文斷祛而忌伯兮闔謁賊而寧后文晉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于蒲城公踰垣勃鞞

斬其袪及公入國呂甥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卻伯楚勃鞞字也事見國語

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通人謂穆子文也言通人尚闇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羸

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羸秦姓也擿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嬴

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或輦賄

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也

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

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

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

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

敝見搜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誣爾雅曰誣告也左傳

神記

後漢書卷八十一 長街傳

三

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夫裨竈請瓘學玉瓚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患夫黎丘兮下厥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

冥之可信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况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

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以物

插地中為事也**毋綿孿以滓已兮思百憂以自疚**綿孿猶率制也滓音

胡鼎反衡集注云滓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已詩曰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彼天監之孔**

明兮用棊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也棊輔也忱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

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棊忱**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禠**

以拯人蠲潔也祈求也爾雅曰厖大也禠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上曰當以人禱湯

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牲禱于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衡集

祈字作祊祊祭也禠音斯**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景宋景公

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

除心腹之疾而冥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

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顥亮以從**

理兮鬼亢回以敝秦魏顥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魏顥敗秦師於輔氏獲

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顥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顥嫁之曰

後漢書卷之六

長衡傳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顯見老人結草以
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
父也爾用先人治
命余是以報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
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皋
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
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桑末寄夫根

生兮卉既彫而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
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

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
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
有無

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
後裔詩曰無言不讐易

曰無往不復也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盍何不也
蓄猶待言

何不遠遊以飛聲譽誰
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鬼憊惘而

無疇憊惘猶
敬悅也偏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宜遊偏迫
也宜

徧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沍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
之極自九澤窮

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電羣冰之野磴音牛哀反
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皚皚霜雪之貌也蓋古
字磴與皚通沍音胡故反
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

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玄武謂龜
蛇也曲禮

曰前朱雀而後玄武鼓龜甲也爾雅曰騰騰蛇
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脩糾音古由反
魚矜

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矜竦也并猶聚也凌冰
也音力澄反失條言寒

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
之地也楚詞曰

選鬼神怨高陽之相寓兮倘顛頊之宅幽高陽氏帝
顛頊也山

海經曰東北海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備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

羊之潛深重陰地中也國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

之怪曰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慌忽無形貌也出

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方曰

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燭龍北山之神也山海經曰西

江之見劉瑶谿瑶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瑶岸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與欽馮殺祖江於崑崙之

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戴勝慙其

既歡兮又請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

母慈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傳慈發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詒慈笑貌也鳴之別體音許近反與此義合也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

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神仙宓妃洛水神也
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嫵眼而蛾眉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嫵目宜笑也
舒妙

雅曰婦人之徽謂之襜郭璞注云即今之香纓也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礚

以遺光的礚明也遺光言光彩射也
獻環珮與璵璠兮申厥好以

玄黃環珮並玉珮也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珮還能本道德即珮珮現也玄黃謂繒綺也尚書曰厥篚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

不嘉賂或作貽浩盪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為美也楚辭曰怨靈修之浩盪
雙材悲

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文所謂二女感於崇岳也

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蘊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

懷春精蒐回移烟煴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煴張揖字詒曰蘊古花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
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如何忘我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實多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亟疾也音紀力反即上所謂水折不縈也

洋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滎曲也爾雅曰小汜曰坻謂水中高地以龜負之可登以駕橋也巨猶橫度也廣雅曰無角曰螭龍也
登

閼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閼風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閼風而

綆馬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屑瑤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死木為牀也

縈以為猴兮斟白水以為漿瑤瓊也楚辭曰屑瓊縈以為棖猴糧也斟音居

于反謂酌也河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杼巫咸以占夢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也

兮迺貞吉之元符杼使也音普耕反又補耕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

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夢滋令德於正中兮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

含嘉秀以為敷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

而熟得時之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穎稷也木中故謂之禾

禾木也言禾既垂穗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

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穗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所廬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僉皆也

迓迎也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畢其照夜豐隆雷也軒聲也音

音耕反震霆霹靂也雲雲師譙以交集兮凍雨沛其音廷列缺電也華光也

灑塗雲師屏翳也譙陰貌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雨貌也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

灑塵雨兮轆琨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轆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

謂之轆郭璞注云轆輓上環也轡所貫也弱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

有翼曰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周頌曰懷柔百神森

衆貌也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劔揭以低昂修長也揭低昂貌也

屯從也

冠罽罽其映蓋兮佩綌纏以輝煌

罽音五各反一作炭並冠高貌也映

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綌音林儷音離盛貌也輝音胡本反光貌也

僕夫儼其正策兮

八乘攄而超驤

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蜿攄猶騰也

氛旄溶以天

旋兮蜺旌飄而飛揚

氛天氣也旌羽旌也溶音勇王逸注楚辭曰溶廣大貌也蜺雌

也虹撫軫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軫音零說文曰車軹間橫木也

楚辭曰倚結軫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轆也說文云車輪小窠也還睨顧瞻也藥音

鑠熱貌也言顧瞻鄉國而心熱也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志

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既徧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惑思之左

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

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鏡也似鈴也前長離使拂羽兮委

水衡乎玄冥

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後裔也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澗湏而為清

清也澗音它典反湏音乃典反楚辭曰切澗湏之流俗王逸注曰澗湏垢濁也曳雲旗之離

離兮鳴玉鸞之嚶嚶

鸞鈴也在鑣嚶聲也音嬰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涉清

霄而升遐兮浮葦蒙而上征

霄雲也葦蒙氣也蒙音揚雄甘泉賦曰浮葦蒙而撒天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

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楚辭曰皇刻刻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叫帝闔使闢扉

兮覲天皇于瓊宮

闔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闔聆廣

長衡傳

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

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

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考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彤與融同也

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

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

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惟盤逸之無斃兮懼樂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

往而哀來

盤樂也逸縱也斃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

素素女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

弦琴大容黃帝樂師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兮追我暇以翱翔

溢滿也追及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閶闔

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閶闔明大也

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

鏘

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閶道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閶道鏘鏘高貌也

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閶車畢星也幕幕周視青林天苑也

弧之撥刺兮射蟠冢之封狼

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方割

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蟠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蟠冢之精上為狼星

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礮

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

落牽牛北為河鼓磅礮聲也磅音普郎反礮音郎

湯湯

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

回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通皇

招搖攝提星名也剡音居流反

低回剝流回轉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網繆相次之貌也適皇行貌也偃蹇天矯勉音乎萬反卷音拳

以連卷兮雜沓叢頽颯以方驤並翺翔自恣之貌也

輒沾颯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貌以迭過輒音一六反汨

音于筆反颯音遼沛音普蓋反並疾貌也藐小也藐音亡小反邊音徒郎反凌驚雷之砢

砢音康砢音苦蓋反淫裔電貌狂疾也踰厖

湏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厖音亡孔反湏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

濛濛宋均注云濛濛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

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

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連斗

第六星為開陽頽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悵悵

而思歸說文曰悵悵憂也音於綠反詩國風曰勞心悵悵也菟脊脊而屢顧兮

馬倚輶而徘徊輶音轅也雖遨游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

懷媮音通侯反懷安也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颺忽兮馳虛無閭音闔

天門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聯翩兮紛

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混疾貌常閭故里也收疇昔

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淫放今改悔也脩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修吾

娑衣貌參參長貌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

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以道德

為林而遊之也結典籍而為罟兮歐儒墨而為禽

罟網也音古儒家子

思孟軻孫卿等墨家謂墨翟胡非尹佚等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

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峯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

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春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能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歔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峯山貌峯音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

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讐兮懼余身之未勅

也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勅整也

苟中情之端直兮

莫吾知而不忍忍慙也音女六反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

乎消搖

老子曰上德無為也

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

劬勞

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

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

祇懷憂

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

願得遠度以

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六區謂四方上下也

超踰騰躍絕世俗

飄颻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

飛

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邶風曰柏舟言行而不遇也其

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眾物相混俱流水中論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為宦者所讒故引以自喻也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

遊使心攜

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

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踳踳也謂得仙高踳也離附也攜離也

從玄謀

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謨謨亦謀也音基字從其

獲我所求夫何思

永和初出為河間相

河間王名政

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

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

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

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

間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

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

永初中

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

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

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

檢遺文畢力補綴

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

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又條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

衡集其略曰易

稱宓犧氏王天下宓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
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
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
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

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

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

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

平子碑文也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

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運情

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

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

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

罕能知天道也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猶玄

深也晰音制

後漢書卷之八十九

